

# 國防安全週報

## 第 77 期

中國擱置建造核動力航艦	歐錫富	1
中國推動「軍民融合」政策的觀察	黃恩浩	5
中國推動人臉辨識技術標準之意涵	吳宗翰	11
中共針對「網路人士」加強統戰	劉姝廷	15
習近平推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意涵	梁書瑗	21
從「2019 全球外交指數」看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	章榮明	27
王毅 2019 年 12 月訪韓與近期中韓關係變化	陳蒿堯	31
南韓軍用航空產業的出口策略	蔡榮峰	37

臺北市博愛路 172 號  
電話 (02) 2331-2360  
傳真 (02) 2331-2361

2019 年 12 月 13 日發行



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本頁空白)

# 中國擱置建造核動力航艦

歐錫富

先進科技所

## 壹、新聞重點

解放軍海軍將建造第四艘傳統航空母艦，預定在 2021 年開始建造。由於面臨技術和成本問題，第五艘核動力航艦將被擱置。中國航艦建造基地分別在大連與上海。原中國船舶工業集團與原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合併重組中國船舶集團公司，主要在增強競爭力，航艦建造計畫不受影響。<sup>1</sup>

## 貳、安全意涵

中國航艦建造計畫從滑躍式轉向彈射式，從傳統動力轉向核動力，但核動力計畫受阻。

### 一、中國航艦建造藍圖

中國航艦建造 2019 年 11 月，衛星照片顯示上海江南造船廠新船塢，以及長達一公里的新建碼頭。船塢內第一艘 70,000 噸級 002 型航艦兩年前開始建造，預料即將下水，然後移到新碼頭艙裝，經過兩年或三年後開始海試。目前中國航艦建造計畫包括：001 型 CV-16 遼寧艦已經服役，CV-17 正在海試，兩艘都是滑躍式起飛，在大連造船廠改建或建造。CV-18 正在江南造船廠建造，預定 2020 年下水，2024 年服役。CV-19 建造計畫在 2021 年開始啟動。這兩艘都是使用彈射式起飛，使用電磁彈射（electromagnetic aircraft launch system, EMALS）或蒸氣彈射並不明朗。CVN-20 與 CVN-21 計畫是核動力，媒體報導具有四個彈射器與三座升降梯，類似美國 100,000

---

<sup>1</sup> Minnie Chan, “Chinese Navy Set to Build Fourth Aircraft Carrier, but Plans for A More Advanced Ship Are Put on Hol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8, 2019, <https://reurl.cc/nVAGN1>.

噸尼米茲級（*Nimitz Class*）核動力航艦。<sup>2</sup>

## 二、CV-17 出航每周加油一次

CV-17 經過 25 個月建造，2017 年 4 月下水，2018 年 5 月開始海試，預定 2020 年服役。CV-17 比 CV-16 遼寧號擁有更佳的電戰系統，包括主動陣列雷達（Active Electronically Scanned Array, AESA）與指管通信。前者排水量比後者大 12%（75,000 噸：65,000 噸）；甲板面積多 10%；容納飛機多 20%（50 架固定翼飛機與直升機：40 架）；更好損害管制；更多船用與飛機油料。由於這些改進 CV-17 被稱為 001A 型。一旦 CV-17 出海，大概每週要加油 1 次。

## 三、CV-18 採用彈射起飛

CV-18/19 仍然使用傳統動力，採用全通甲板，裝備 3 座彈射器。先前中國宣稱電磁彈射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領導這項技術突破的海軍艦船動力與電氣工程專家馬偉明少將，於中共 19 大 4 中全會遞補為中央委員，可見其受重視程度。電磁彈射能節省 40% 油料，彈射能力更強，比蒸氣彈射更有效率，容易維修與迅速加速。<sup>3</sup>但從創新實驗技術變成應用技術，仍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美國首先使用電磁彈射的福特號航艦（*USS Gerald R. Ford CVN-78*），至今仍有許多技術困難而無法部署。中國也面臨同樣問題，但實際面臨困難目前不得而知。

## 四、核動力航艦遭遇技術瓶頸

中國擱置核動力航艦建造，除了造價昂貴外，後續維修也是錢坑，同時面臨不少技術瓶頸：（一）新型艦載機：研製接替殲-15 的新一代機種，短期內不容易實現；（二）核動力技術：解放軍擁有多艘核潛艦，具備製造潛艦核反應爐經驗，但沒有製造大型軍艦核

<sup>2</sup> “Naval Air: Chinese Carrier Factory,” *Strategy Page*, November 15, 2019, <https://reurl.cc/gv1XGb>.

<sup>3</sup> Teddy Huang, “China’s Communist Party Promotes Man Who Shaped the Fighting Future of PLA Navy’s Aircraft Carri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 2019, <https://reurl.cc/pDAevb>.

反應經驗；（三）電磁彈射技術：中國宣稱掌握航艦電磁彈射技術，但未達需求標準，仍有一些相關技術有待突破。<sup>4</sup>

### 參、趨勢研判

航艦要形成有效戰力需要 3 艘以上航艦，中國 4 艘航艦未能挑戰美國航艦優勢，但對周邊國家造成重大威脅。

#### 一、CV-17 可能部署南海

中國 CV-17 航艦於 2019 年 11 月 17 日通過台海，前往南海進行技術試驗與訓練，未來可能部署在南海。<sup>5</sup>中國在海南島駐紮戰略潛艦，駐進航艦可能性很高。航艦除了提供戰略潛艦空中保護，也對其他南海島礁衝突國家具有重大威懾作用。

#### 二、中國航艦對鄰國構成威脅

美國裝備 11 艘核動力航艦，加上將建造多艘可搭載 10 架 F-35B 垂直升降戰機的美國級兩棲攻擊艦，仍然擁有數量優勢。中國 4 艘傳統航艦只是中等艦隊規模，未能挑戰美國航艦優勢，但對近海周邊國家則是嚴重威脅。

#### 三、中國航艦戰鬥群尚未形成有效戰力

航艦通常需要長時間停靠碼頭進行維修，若遇上大修或現代化，可能耗時費年。美國航艦妥善率不及一半，因此中國大概要有 3 艘航艦才能構成有效戰力，可能 10 年後才會有成熟戰力。

（責任校對：許智翔）

---

<sup>4</sup> Minnie Chan, "Chinese Navy Set to Build Fourth Aircraft Carrier, but Plans for A More Advanced Ship Are Put on Hold."

<sup>5</sup> Elizabeth Shim, "Report: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 Could Be Sent to Protect South China Sea," *UPI*, November 18, 2019, <https://reurl.cc/5gz9Dn>.



# 中國推動「軍民融合」政策的觀察

黃恩浩

國防策略所

## 壹、新聞重點

2019 年 11 月 25 日，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公布一份《中國國防相關大學追蹤系統：探索中國大學的軍事與安全連結》（*China Defence Universities Tracker: Exploring the military and security links of China's universities*）報告，旨在協助各國政府、大專院校與其他組織，評估與中國研究機構合作的風險。<sup>1</sup>作者周安瀾（Alex Joske）在報告中指出，中國至少有 80 所民間大學正在進行軍事研究及國防人才培訓，至少有 9 所大學受國防工業企業直接督導並將數千名員工派往海外受訓，至少有 15 所大學涉及網路攻擊、非法出口或間諜活動等。在習近平的「軍民融合」（military-civil fusion）政策下，共軍對大學的掌控遠遠超過「國防七校」<sup>2</sup>和 61 所屬於中國國防工業機構的大學，還有 160 多個民間科技實驗室與公司獲得參與軍事武器和國防設備計畫的專屬許可證。<sup>3</sup>

<sup>1</sup> 補充說明：澳洲教育部於 2019 年 11 月 13 日首次公布《反制外國干預澳洲大學準則》（*Guidelines to 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the Australian university sector*），該準則要求澳洲各大學須加強網絡保安系統，在與海外組織簽署合作協議前，亦有責任先進行調查，同時應培訓員工識別企圖滲透的外國勢力，特別是學者分享敏感話題時宜保持警惕，提防與國際學者的合作研究有機會被濫用。

<sup>2</sup> 中國的「國防七校」是指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直屬的七所大學，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科技大學。「兵工七校」（原中國國家兵器工業部）：北京理工大學、長春理工大學、重慶理工大學、南京理工大學、中北大學、瀋陽理工大學、西安工業大學。「軍工六校」（原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南京理工大學、解放軍陸軍工程大學、解放軍陸軍裝甲兵學院、解放軍陸軍防化學院。關於具有合作風險之中國的軍事相關大學統計，請參考：<https://unitracker.aspi.org.au/>。

<sup>3</sup> Alex Joske, *The China Defence Universities Tracker: Exploring the military and security links of China's universities*,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 Report No. 23/2019, November 25, 2019, <https://www.aspi.org.au/report/china-defence-universities-tracker>.

## 貳、安全意涵

在《中國國防相關大學追蹤系統》報告公布之前，美國智庫高級國防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Defense Studies, C4ADS）早在2019年9月25日也已公布一份《開放式軍武—評估全球對中國軍工基礎的揭露》（*Open Arms: Evaluating Global Exposure to China's Defense-Industrial Base*）研究報告。<sup>4</sup>該研究報告同樣在強調，中國「軍民融合」的做法就是要加強學術界與國防及國安單位的整合，而外國大學、公司、學者和研究人員可能會無意中幫助共軍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獲得最新技術和專業知識，並提升軍事能力，而這北京的作為將會對全球安全形成一種新的風險。因為中國「軍民融合」範圍甚廣，本文僅就共軍與大學研究機構部分探討其安全意涵：

### 一、擴大利用民間研發潛力發展軍工產業

中國近年致力推動「軍民融合」政策，即「動員民間部門提升本國軍事力量」，因此大幅強化中國學術界與軍事、安全機構之間的連結。簡言之，中國「軍民融合」政策就是利用中國大學與研究機構的研究創新能力，加速軍事現代化發展，並極大化共軍的硬實力。根據周安瀾的報告，在中國大約有160多間與國防相關的實驗室（分「國防科技重點實驗室」、「國防重點學科實驗室」及「教育部國防重點實驗室」三類），主要由共軍資助與監督，但有許多實驗室卻隱藏其軍方之關聯，並與海外大學與研究機構積極合作。要注意的是，為了弱化與軍方連結的形象，有部分實驗室都自稱為「國家重點實驗室」。

### 二、積極打破共軍與民間大學的發展界線

中國「軍民融合」發展首見於中共17大報告，而在習近平領導

---

<sup>4</sup> Marcel Angliviell, Benjamin Spevack, Devin Thorne, *Open Arms: Evaluating Global Exposure to China's Defense-Industrial Base*, Center for Advanced Defense Studies (C4ADS), September 25, 2019,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6ef8b4d8af107232d5358a/t/5d95fb48a0bfc672d825e346/1570110297719/Open+Arms.pdf>.

下首次將其提升至國家戰略層級。自 2012 年 11 月以來，習近平相當重視「軍民融合」的實踐。2015 年 3 月，在 12 屆全國人大會議三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習近平要求把「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提升為國家戰略。此外，習近平特別提出，要將「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明列在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2016 至 2020 年）之中。

2016 年 7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與中央軍委共同推出《關於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意見》，提出要擴大引入社會資本並推進軍工企業專業化重組，被認為是中國發展「軍民融合」戰略的具體落實。2017 年 1 月，習近平接任「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sup>5</sup>可視為是中國推展「軍民融合」的決心表現。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共「19 大」的報告中提出，「深化國防科技工業改革，形成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構建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由此可見，中國高度重視由國家積極主導的「軍民融合」發展戰略。

北京當局近年來推動「軍民融合」的過程，不僅大量運用民間資源，也打破共軍與民間大學之間的發展界線，造成大學的研究與科技創新主要是以服務共軍為方向，而成為具有國防特色的大學。美國華府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科技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Georgetown University）訪問學者拉斯凱（Lorand Laskai）曾提到，中國「軍民融合」政策的野心和觸及範圍已超越美國，對亞洲國家更是一項警訊。

### 三、利用軍民融合途徑獲得西方最新科技

西方大學與共軍相關的中國大學合作，可能會被共軍或其國安單位用以作為監督、侵犯人權或發展軍事為目的，有西方大學因為

---

<sup>5</sup> 〈習近平添新頭銜—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BBC 中文網》，2017 年 1 月 22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38710782>。

與軍事發展或侵犯人權相關的中國研究機構簽署合作協議而遭批評。以澳洲為例：澳洲雪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UTS）與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在 2017 年進行人工智慧等方面研究合作，但該集團卻涉及研發監督新疆維吾爾穆斯林的科技。再者，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與中國「國防七校」中的至少「五校」有密切合作（西北工業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科技大學、哈爾濱大學）。此外，澳洲蒙那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和新南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等與共軍相關研究人員的合作也相當緊密。

## 參、趨勢研判

### 一、中國的大學將持續承擔「軍民融合」政策實踐的前線

北京理工大學黨委書記趙長祿曾在《人民日報》發表〈大學應站在軍民融合的前線〉一文，表示「軍民融合」是一種模式，也是一個過程，需要多部門分工參與，大學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sup>6</sup>中國的「推進高校（大專院校）的軍民融合工作」，將會持續與大學的「雙一流」（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科學建設）目標緊密結合，而這將造成在大學支持「民參軍」的同時，其不僅會發展具國防特色的學科，也會帶動國防科技成果向民營企業與民用領域轉化，大學因而成為中國「軍民融合」的重要前線。

### 二、與西方大學合作仍為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在學習西方現代化建軍的政策指導下，為獲取西方先進國防產業科技與知識，除了持續向外國購買專利與科技之外，共軍亦會持續藉由「學術自由」的原則與西方頂尖大學或研究機構進行研發合作，並藉此將國外先進科技引進中國。再者，因為西方的大學與研

---

<sup>6</sup> 趙長祿，〈大學應該站在軍民融合的前線〉，《新華網》，2017 年 3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03/14/c\\_1120621765.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7-03/14/c_1120621765.htm)。

究機構普遍面臨經費壓力，加上中國向西方國家大量輸出留學生以及提供充裕研究計畫經費，所以經常選擇與共軍相關的大學建立合作關係。由於這特殊供需關係的背景，共軍因此有了向西方國家持續引進尖端科技的管道，而這正是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中，採取「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途徑的重要關鍵。

（責任校對：陳亮智）



# 中國推動人臉辨識技術標準之意涵

吳宗翰

網戰資安所

## 壹、新聞重點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12月1日透過取得內部文件所做的獨家報導，包括中興通訊、大華科技和中國電信等在內的多家中中國科技巨擘，正於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提案，以追求主導未來全球通用的國際標準制定。其提出的標準預計將用於人臉辨識、攝像監視器以及城市和車輛監控等用途。以往，類似的草案多需要經過兩年的批審，但此次草案卻預計於2019年底前加速完成程序。面對《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隨後的詢問，ITU並未否認，僅強調相關草案仍在討論且會經過複述、協商與共識決。<sup>1</sup>鑒於國際規範制定可能造成的深遠影響，本文以下分別評析。

## 貳、安全意涵

### 一、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行動已至聯合國場域

國際電信聯盟為聯合國轄下專司資訊與通信科技的國際組織，負責相關規則的標準化制定並致力於創建無縫(seamless)的全球通信系統。舉凡網路、電話、廣播與衛星服務等均在其業務範圍。ITU組織成員除了來自聯合國會員國外，也包括學術單位、企業與相關專業組織，後者如今已涉及汽車、金融、衛生與各類公共部門。ITU所制定的標準稱為「建議」(Recommendations)，它對各國實際上並無強制性拘束力，但往往會被列入國家內層次制定相關標準時的參

---

<sup>1</sup> 《金融時報》該文首發於12月1日，後於6日更新。見Anna Gross, Madhumita Murgia, Yuan Yang, "Chinese tech groups shaping UN facial recognition standards,"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6, 2019, <https://reurl.cc/e5AKmR>;〈習近平網絡強國計畫：助聯合國制定面部識別標準〉，《美國之音》，2019年12月5日，<https://reurl.cc/24VRoa>。

考依據。有鑑於其業務與影響涵蓋面之廣泛性與重要性，北京意欲達成「掌握國際標準贏得話語權」目標勢必要介入此領域。

在 2019 年 11 月 20 日舉行的第二屆中國「全國信息技術標準化委員會生物特徵識別分技術委員會」大會上，27 家企業宣布共同成立「人臉識別技術國家標準工作組」。前者包括騰訊、中國平安、螞蟻金服、大華、科大訊飛、小米等具備人臉辨識技術相關的網路、圖像辨識與人工智慧（AI）科技公司，並由商湯科技擔任組長。根據《新華網》消息，該工作組除了將開啟中國國家標準，亦將致力於主導國際領域的標準化工作。<sup>2</sup> 從時間點看來，中國企業在 ITU 的提案可能與該工作組的成立密切相關。

在過去五年間，隨著其「一帶一路」的實踐發展，中國的人臉辨識技術已經透過政府間不同的合作計畫被推廣到相關參與國家。華為、中興、海康威視、依圖、雲從等公司的產品已分別參與到許多中亞、中東、東南亞與非洲國家的監控建設。從這一脈絡看，中國企業此次在 ITU 的提案可以說是此一形勢發展的最新進展；中國已從拓展雙邊關係途徑上升至運用聯合國的多邊外交架構。

## 二、北京企圖透過「聯合國」正當化國內監控措施

當前，北京政府正因為國家大規模監控新疆自治區維吾爾族與浮濫收集全國公民生物特徵資訊而飽受國際社會批評。根據從事資訊安全的網站 Compritech 與 2019 年 8 月與 12 月所發布的兩項報告，中國無論在城市等級或是國家層級皆屬於全球「公民生物資訊最缺乏保護」的國家之一。自 12 月 1 日起，北京也開始實施新的電話用戶實名登記政策，要求民眾申辦手機門號需要人臉辨識。新制引發嘩然。實際上，從一些媒體報導已可看到中國民眾對政府大規模運

---

<sup>2</sup> 〈人臉識別技術國家標準工作組全面啟動〉，《新華網》，2019 年 11 月 28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28/c\\_1125283007.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28/c_1125283007.htm)。

用人臉辨識技術遂行社會監控的不滿與日俱增。<sup>3</sup>因而，透過推動「中國標準」成為「世界通用標準」將可望成為北京用以應對國內外質疑的說詞，具極大象徵意義。

ITU 以往發布的草案多僅於綱領性質。然而，此次中國公司的提案卻列述諸多細節，包括允許哪些生物特徵被紀錄，以及提供應用面向的說明，例如如何將人臉辨識技術應用於警方檢查、逮捕罪犯以及建立黑名單預警系統等。<sup>4</sup>這些具體的建議案例都引發為「中國標準」解套的聯想。

## 參、趨勢研判

### 一、人權議題成為後續草案規則制定焦點

《金融時報》一文指稱國際電信聯盟的標準制定會議上往往少有來自人權、消費者保護與數據保護背景的專家與組織出席參與，經此報導，人權議題預料將在後續的人臉辨識標準制定討論會議中被刻意突顯。實際上，美歐各國也各自因為反恐行動與降低犯罪率等不同因素而正在發展、討論關於人臉辨識在社會層次的應用，但採行中國標準的提案應無可能獲得前述國家的支持。美歐國家對於提案的中國企業，其與世界各地的專制政權來往，以及在新疆議題中扮演的角色等方面所造成的人權與資安疑慮，亦不會在短期間內消除，<sup>5</sup>有關如何平衡個人資料收集與保障人權，將是之後各方協商

---

<sup>3</sup> Paul Bischoff, “The world’s most-surveilled cities,” Comparitech, August 15, 2019, <https://reurl.cc/319qoL>; “50 countries ranked by how they’re collecting biometric data and what they’re doing with it,” Comparitech, December 4, 2019, <https://reurl.cc/zyEnZp>; Lily Kuo, “China brings in mandatory facial recognition for mobile phone users,” *The Guardian*, December 2, 2019, <https://reurl.cc/k5gK19>.

<sup>4</sup> Georgina Torbet, “Chinese companies want to help shape global facial recognition standards,” *Engadget*, December 2, 2019, <https://reurl.cc/XXyKVD>.

<sup>5</sup> Nick Dermody,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Ed Bridges appeals human rights ruling,”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uk-wales-50495575>; “France embraces facial recognition tech,” *DW*, November 10, 2019, <https://www.dw.com/en/france-embraces-facial-recognition-tech/a-51106489>;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undamental Rights Consider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Law Enforcement*, November 2019; Bernd Riegert, 〈北約為何將中國視為潛在對手〉，《德國之聲》，2019年12月7日，<https://p.dw.com/p/3UHSN>。

時的重點。

## 二、北京持續加強在國際組織領域推動中國規格

推行中國標準成為全球通用標準，將大有助於創造對中國公司發展有利的條件，並對遵循中國規格以外者產生巨大衝擊。首先，中國公司將更為容易進入市場，而原來採用其他規格的公司將需要花費成本，按照中國標準重新配置生產流程，甚至支付使用中國標準的專利費。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2019年6月間ITU在一份關於智慧型路燈的草案標準，便完全採納了中興公司的設計規格，可以推論，未來中興將比其他競爭對手在該產品享有絕對優勢。

不同於傳統經濟學理論中主張組織過大可能產生的效率問題，反而，資訊數量掌握的多寡卻是數位科技時代中行為者參與國際競爭的關鍵。明確的說，大公司憑藉其豐沛資源其實更容易增進產品良率與拓展市場佔有率。在過去數年間，中國公司透過「一帶一路」與其相關計畫已不斷拓展其規格在全球的範圍；另一方面，公司本身亦受益於大量收集到的全球各地數據資料，而可用於改善其AI演算法，從而能夠再提升其產品的品質。此一循環式的螺旋演進最終將促進中國技術的精進與競爭優勢。

最後，中國輸出人臉辨識技術議題將連結至持續演進中的中美科技戰。從名單來看，此次參與人臉辨識標準草案提案的中國公司中亦有多家已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其實體清單（Entity List）中。假如這些企業後續能主導聯合國標準，中方將可用以反擊美國對其的封鎖。從這個角度預測，中美科技戰將恐怕不再止於美中之間角力，也不限於成為兩國各自與其他國家雙邊關係中的一個因素。反之，科技戰將上升至相關的國際組織場域。ITU恐怕只是第一個案例。

（責任校對：吳俊德）

# 中共針對「網路人士」加強統戰

劉姝廷

非傳統安全所

## 壹、新聞重點

2019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下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委員會辦公室（下稱中央網信辦）首度共同召開「網路人士統戰工作會議」，會議上中央統戰部部長尤權表示，要加強對網路人士的政治引導工作。<sup>1</sup>11月11日，《今日頭條》遭北京市網信辦勒令約談、整改，究因於《今日頭條》搜索結果出現「詆毀革命英烈方志敏同志的不良訊息」。<sup>2</sup>此次會議不僅暴露中共當前的危機意識，亦顯示中共一貫的統戰思維。中共欲以消除、納編，進而控制、影響等手段，加強對「網路人士」的統戰工作。

## 貳、安全意涵

### 一、中共網路統戰對象從「新媒體從業人員」擴大至「網路人士」

網路發展不僅拓寬言論的表達範圍，也孕育出新興的意見領袖。在此時代挑戰下，中共為嚴控輿論以鞏固領導地位，除收緊網路言論空間，更將目光鎖定「網路人士」。回顧中共推動網路統戰的歷程，可從2015年5月18日，習近平於中共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首度將「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sup>3</sup>列為統戰對象說起。與此同時，同日施行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更正式在統戰對象「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中，納入「新媒體從業人員」。2016年

<sup>1</sup> 〈【深論】首次！中央統戰部、中央網信辦召開網路人士統戰工作會議！〉，《中國統一戰線新聞網》，2019年11月28日，<http://tyzx.people.cn/BIG5/n1/2019/1128/c396781-31480068.html>。

<sup>2</sup> 〈搜索結果現「不良資訊」今日頭條遭約談〉，《自由亞洲電台》，2019年11月1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1-11132019155230.html>。

<sup>3</sup> 「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意指新媒體平台的經營者與新媒體上內容的製造者。〈官方渠道談「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指哪些人？」〉，《人民網》，2015年6月4日，<https://reurl.cc/0zRqbo>。

7月，中共進一步於中央統戰部增設「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從事對「新媒體從業人員」的統戰工作。2018年4月20日，習近平出席全國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提出「建構網上網下同心圓」<sup>4</sup>主張，「網路人士」成為當前中共統戰工作的重點。

中共此次召開「網路人士統戰工作會議」，將原統戰目標「新媒體從業人員」，擴大至「網路人士」。據中共中央統戰部微信公眾號「統戰新語」發布，中共要加強統戰的「網路人士」包含：(一)資訊訂閱、內容分發、門戶網站等新媒體資訊平台從業人員；(二)社群生活、文化娛樂、網路技術、網路交易等網企和平台從業人員；(三)網路「大V」、個人網路「大號」、網路社群組織負責人、網路作家、網路主播、影音紅人、職業電競選手等網路名人；(四)與網路密切相關的其他企業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等。

此次中共對「網路人士」的目標設定，凸顯三項特點。一為中共對網路新興社群力量的關注。相較於「新媒體從業人員」，「網路人士」特別列舉出如網路「大V」、網路主播、影音紅人、職業電競選手等，顯示中共與時俱進的統戰策略。二是中共對網路更加掌握進而細分類型。例如中共將「網路人士」區分為網路資訊內容、網路多元服務及網路名人等多種類型，透過對不同類型「網路人士」統戰，以掌控網路的內容生產、輿論傳播及社會動員各項環節。三為中共對網路娛樂文化的控制。「網路人士」涵蓋範圍包括網路社群生活、文化娛樂等網路平台與相關工作者，中共利用民眾閱聽習慣的改變，擴大影響人民的思想與生活。

## 二、中共藉統戰策略加強「網路人士」的思想教育

中共對「網路人士」加強統戰，除欲達成輿論箝制目的，更企圖利用「網路人士」的影響力，掌握輿論主導權。觀察中共的統戰

---

<sup>4</sup> 意即凝聚網路線上與線下的民眾意識。

計畫可知，中共首先從「網路人士」思想教育著手。透過政治思想的灌輸與改造，形塑「網路人士」愛黨的價值觀。例如定期舉辦統戰培訓課程，課程涵蓋中共黨史與未來發展策略，並由中共官員講述現今國際社經情勢，進而影響「網路人士」對資訊的判斷與見解。舉凡《今日頭條》執行長張一鳴、愛奇藝執行長龔宇等網路平台高層，以及多位網路名人，皆曾被強制納入網路統戰培訓。

其次，中共進一步要求「網路人士」配合政治宣傳。例如中共推動《關於隆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廣泛組織開展「我和我的祖國」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通知》，藉「網路人士」製作、播映愛國作品，推動愛國宣傳教育。以愛奇藝的「正能量精品網路電影計畫」為例，愛奇藝製作如《大地震》、《我的喜馬拉雅》、《紅色之子》等愛國電影，並在擁有破億會員數的愛奇藝影音平台上播映，提升宣傳成效。中共要求「網路人士」配合政治宣傳、產出積極貢獻，進而利用「網路人士」的輿論引導作用，達成統戰效果。

再者，中共企圖建立、扶植一批「網路人士」代表隊伍，憑藉「網路人士」代表的示範力量，發揮網路社群影響力。例如 2018 年 9 月 4 日，中共召開「政法網路新媒體建設工作會議」，會議不僅強調要發展政法新媒體、培養政法網紅，更列舉「吸粉」手段，教導政法新媒體如何與粉絲互動。其中，「中央政法委長安劍」為中共著力發展的政務新媒體，不同以往說教式宣傳，而強調貼近生活的語言，吸引大量粉絲關注，成為中共政策發布、主導輿論的指標新媒體之一。此外，在中共力推「大外宣」計畫下，「網路人士」統戰代表，亦被賦予對外「說好中國的故事」之統戰任務。

## 參、趨勢研判

### 一、中共將持續對「網路人士」施以兩手策略

中共自 2015 年首度將「新媒體從業人員」載入官方統戰法律文件，2019 年再提「網路人士」統戰。除體現中共對網路統戰的重視，更暴露中共對網路統戰政策尚有不足之處。觀察近年中共對網路審查越趨嚴厲，顯示在網路輿論課題上，中共仍無法跳脫一貫的控制思維，以致難達到令「網路人士」「心悅誠服」的統戰效果。如同對媒體的控管，中共將持續對「網路人士」施以兩手統戰策略。中共一方面採取強硬手段，執行統戰計畫的消除與納編工作，對「網路人士」進行審查、過濾，針對違反黨意者採取封鎖與整頓措施。另一方面，中共則以柔性手法，對「網路人士」進行思想灌輸，利誘並扶植「姓黨」的「網路人士」。然而，中共的統戰策略，是否足以應付網路複雜多變的形勢，成效仍待觀察。

### 二、中共將強化部門合作與資源整合提升統戰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網路人士統戰工作會議」，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與中央網信辦共同召開，更為首次以「網路人士」為名，所舉辦之跨部門會議。觀察中共推展網路統戰的進程（參見附表），中央統戰部與中央網信辦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例如 2014 年 12 月，兩部門一同發布《關於開展新媒體從業人員統戰工作的意見》。除共制規範外，兩部門亦在培訓環節進行合作。例如中央統戰部自 2015 年起，連年舉辦「新社會階層人士理論研究班」，其中「網路人士」受訓名單便由中央網信辦所擬定。中共將利用中央統戰部的大部資源，並憑藉中央網信辦的專業，發揮跨部門合作的統戰效果，持續精進對「網路人士」的統戰作為。這次會議由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尤權出席講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網信辦主任莊榮文作報告。由此來看，中共中央宣傳部作為中共掌管意識形態與輿論的主

管機關，於中共網路統戰計畫的定位與功能值予密注。此外，從中共中央政法委召開「政法網路新媒體建設工作會議」一例顯示，網路統戰作為中共高層高度關注之議題，恐易成為部門間競爭的績效大餅，若無整體性的策略，將淪於各自為政之境，無法集中火力有效達成目標。可預測的是，中共未來將強化並關注部門合作與資源整合，以提升網路統戰之成效。

附表、中共中央推展「網路人士」統戰之重要進程

時間	主要部門	重要進程
2014/12	中央統戰部 中央網信辦	發布《關於開展新媒體從業人員統戰工作的意見》
2015/3/24- 4/3	中央統戰部 中央網信辦	舉辦第12期「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理論研究班」 首次將「新媒體從業人員」納入培訓
2015/5/18	中央統戰部	召開「中共中央統戰工作會議」 習近平首次將「新媒體代表性人士」納入統戰工作
2015/5/18	中央統戰部	施行《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 首次將「新媒體從業人員」載入統戰法律文件
2015/6/17- 6/18	中央統戰部	舉辦「全國統戰系統網站建設暨網路宣傳培訓班」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出席並講話
2017/2/23- 2/24	中央統戰部	召開「全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會議」 首次舉辦並提出將「新媒體從業人員」納入統戰工作
2017/6/19- 6/23	中央統戰部	舉辦第1期「網路人士理論研討班」 首次針對「網路人士」舉辦研討班
2018/3/18- 3/24	中央統戰部	舉辦第2期「網路人士理論研討班」
2018/4/20	中央網信辦	舉辦「全國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 習近平提出「建構網上網下同心圓」主張
2019/4/9- 4/15	中央統戰部	舉辦第3期「網路人士理論研討班」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鄒曉東出席研修班開班式並講話
2019/11/28	中央統戰部 中央網信辦	首次召開「網路人士統戰工作會議」 中央統戰部部長尤權出席並講話 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網信辦主任莊榮文作報告

（責任校對：王尊彥）



# 習近平推動「完善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制度」之意涵

梁書瑗

中共政軍所

## 壹、新聞重點

2019年《求是》第23期於12月1日出刊，《求是網》率先於11月30日刊登習近平〈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一文（以下簡稱〈完善國家制度〉），該文為習近平於2019年9月24日參加第19屆第17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以下簡稱為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所發表講話。此次政治局集體學習由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于志剛負責就主題「新中國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講解，並提出建議。<sup>1</sup>

## 貳、安全意涵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首見於2002年12月26日，此制為胡錦濤奠定而由習近平延續。2012年11月17日中共18大落幕兩天後，習近平便召開上任後的第一次政治局集體學習，第19屆截至目前為止已舉行19次政治局集體學習（2019年政治局集體學習請見附表）。政治局集體學習的主題通常為下一階段黨和國家之重要工作，故議題多元。學習形式有專家講解與集體自學兩類，「課堂」可能以授課講解、政治局委員各自發言或以「調研」的形式進行。更重要的是，胡錦濤、習近平均會出席並針對每次政治局集體學習的主題發表講話，提出與該主題相關的政策要求。政治局集體學習從主題

---

<sup>1</sup> 習近平，〈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求是網》，2019年11月30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11/30/c\\_1125288601.htm](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11/30/c_1125288601.htm)。于志剛（1973年5月出生），刑法學者，於中國人民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8年3月起任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

挑選到領導人講話，均被外界視為黨中央的「信號」。黨中央藉此對各系統傳達目前黨中央重視的政策及政策路線。本文認為，從〈完善國家制度〉中，除了可一窺習近平「制度建設」的觀點，也有利於外界掌握中共 19 屆四中全會為何強調制度建設的原因。

### 一、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優越性

習近平於 2016 年 7 月 1 日慶祝中共成立 95 周年大會上首次提出堅持「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制度建設為落實意識形態（「道路」、「理論」）的具體作法，制度經過長期運作後始成為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制度為連結意識形態與文化之間的橋樑。

〈完善國家制度〉第一個重點為鋪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獨特性與因地制宜的特色，呼籲未來應繼續「沿著黨和人民開闢的正確道路前進」保持制度自信。從此論述可知習近平對目前中國的治理體系持以下三項觀點。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符合中國的國情；在中國有效管用；得到人民擁護。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自己」，不是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其他制度。第三，自建黨以來，中共持續探索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而這個體制將永不動搖。習近平在〈完善國家制度〉一文提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被實踐證明了的科學制度體系，具有顯著優勢」。在中共的政治語言脈絡下，「科學」為經過長期檢驗是正確的道路，不能也不會再更改的「道路方向」之意。

### 二、回應「外部勢力」對中國的質疑

19 屆第 17 次政治局集體學習「新中國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於中共建政 70 周年與 19 屆四中全會前夕召開，同時中共中央選擇於 11 月 30 日四中全會後、黨中央正在推動一系列會後

宣講與學習四大全會精神等活動之際，公開習近平講話全文。此舉顯示中共中央有意藉 2019 年下半年幾個重要的黨內政治活的場合，總結並回應 2019 年一整年「外部勢力」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批評與質疑。例如，2019 年 3 月 12 日歐盟執委會公布《歐盟與中國戰略前景》(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文件第一頁便直指中國在爭奪科技領導地位上為歐盟的經濟競爭者 (economic competitor)，且因中國試圖向全世界輸出另一套治理模式，而成為歐盟從價值理念到制度體系等層面系統性的對手 (systemic rival)。<sup>2</sup> 12 月 3 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以下簡稱為北約) 29 個成員國於倫敦召開為期兩天的北約 70 周年高峰會，首度將中國問題納入北約高峰會的議程。此次高峰會後發布的聯合聲明稱，「北約須提升對中國影響力的關注」。雖然北約成員國內部對「中國崛起」的評估不一，但以上跡象顯示，即使中國近年耕耘甚深的歐盟，也在 2019 年出現檢討對中政策的聲音。對此，習近平向全黨喊話「目前的道路正確」，不管外界風雨，「中國這邊發展呈現風景獨好的局面」，中共須保持自己的制度自信，毫不動搖地往前邁進。

### 三、制度建設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完善國家制度〉一文中，習近平重申制度建設兩階段的目標：2035 年達到「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2050 年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在中共語境裡，「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是由兩個部分所組成：「國家治理體系」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治理能力」則指制度執行的能力，因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意指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轉換成國

---

<sup>24</sup>“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 European Commission, March 12, 2019, <https://tinyurl.com/y57jyzyz>.

家治理效能。據此可知，習在〈完善國家制度〉講話中關切的重點有二。第一，加快充實國家治理所需及提升人民生活等目前制度建設中最薄弱的兩個環節；其次則是制度執行層面的問題，包含制度是否「忠實地」按照中央的部署落實，以及監督制度執行的機制等。

## 參、趨勢研判

### 一、制度優越性將成為中共抵抗「外部勢力」的基礎

當前習近平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經過三個階段的轉變。第一階段：不反對吸納「他人的好東西」，但中國對於制度建設該何去何從要有自己的主張與定力。<sup>3</sup>第二階段：制度建設必須沿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點緊密結合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設定的道路上前進。「全黨同志必須牢記，我們要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第三階段：習近平則進一步指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與國的競爭日益激烈，歸根結底是國家制度的競爭」。

從習近平立場的轉變，顯示在當前內外部情勢嚴峻，且黨的核心利益屢遭「外部勢力」挑戰的情況下，中共已無法如鄧小平所言，「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於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sup>4</sup>習近平屢屢

---

<sup>3</sup> 2014年2月習近平出席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稱，「我國（中國）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改進和完善，但怎麼改、怎麼完善，我們（中共）要有主張、有定力」，雖不容許外人對國家治理體系該如何改善指手畫腳，但仍提及「中華民族是一個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民族」；「不斷學習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我們自己的東西」。〈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2014年2月17日，[http://www.ccps.gov.cn/xsxxk/xldxgz/201908/t20190829\\_133857.shtml](http://www.ccps.gov.cn/xsxxk/xldxgz/201908/t20190829_133857.shtml)。

<sup>4</sup> 劉華秋，〈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論要（2）〉，《中國共產黨新聞》，2007年4月17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68742/69115/69120/5623685.html>。

疾呼自身制度的優越性、獨特性，並型塑中國與其他政治體系的競爭關係。這顯示中共黨中央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為內部團結的基礎。未來習將持續對內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光榮感、制度的優越性與獨特性，營造外部勢力欲介入、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危機感，透過光榮感與危機感交織的宣傳口徑，提升中共面對「外部勢力」說三道四時的「底氣」。

## 二、制度恐將成為削弱異議的工具

從 2013 年 18 屆三中全會以來，「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對中國未來所擘畫的藍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重要的特徵與優勢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sup>5</sup>在習近平治下，「黨的領導」又被化約為「兩個維護」——「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隱含制度建設的方向須以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前提。綜上所述可知，習任內的制度建設最重要的目標為落實「兩個維護」，即制度設計所要解決的問題為如何使政策、幹部向習核心與黨中央「看齊」。換句話說，日後制度建設對中共政權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形成「鼓勵政治正確」的誘因結構。如此一來，不僅將擴大為了符合政治正確而在輿論場上「寧左勿右」的效應，也透過制度設計形成變相鼓勵官僚系統「報喜不報憂」的動機，造成系統性壓抑「真實但政治不正確的資訊」。

---

<sup>5</sup> 丁薛祥，〈完善和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人民網》，2019 年 11 月 18 日，<https://reurl.cc/D1EVIO>。

附表、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歷次主題

時間	主題	型式
2019/1/25	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展	調研、講解、討論
2019/2/22	完善金融服務、防範金融風險	絲路基金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謝多同志負責就這個問題講解，並提供建議。
2019/4/19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	中央團校特聘教授、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李玉琦同志負責就這個問題講解，並提供建議。
2019/6/24	牢記初心使命，推進自我革命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孫業禮同志負責就這個問題講解，並提供建議。
2019/7/30	推進軍事政策制度改革	軍事科學院研究員譚亞東同志負責就這個問題講解，並提供建議。
2019/9/24	新中國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于志剛同志負責就這個問題講解，並提供建議。
2019/10/24	區塊鏈技術發展現狀和趨勢	浙江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院士陳純負責就這個問題講解，並提供建議。
2019/11/29	我國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建設	清華大學教授薛瀾負責就這個問題講解，並提供建議。

資料來源：梁書瑗整理自《共產黨員網》，<https://www.12371.cn/special/lnzzjtxx/>。

(責任校對：陳穎萱)

# 從「2019 全球外交指數」看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

章榮明

決策推演中心

## 壹、新聞重點

2019 年 11 月 27 日澳洲智庫「羅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 發布「2019 全球外交指數」(Global Diplomacy Index)。根據該指數，中國在全球擁有 276 個駐外機構，高於美國的 273 個，顯示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外交強權。進一步來看，中國自 2017 年至 2019 年，使領館的數量增加 5 個，而同時期美國的使領館數量則減少 1 個。「羅伊研究所」的研究員布雷(Bonnie Bley)指出，領事館(consulate)的設立促進國家間的經濟合作，而大使館(embassy)的設立則增強政治關係。<sup>1</sup>

## 貳、安全意涵

布雷所言大使館服務政治目的，而領事館服務經濟目的，屬於傳統的外交關係。現今的大使館已下轄經濟與貿易相關部門，也因此同時具有服務政治與經濟的目的。若已設有大使館，卻仍欲設立領事館，合理的解釋是大使館現有人力無暇他顧，且擴充大使館編制的效益不高。因此，布雷關於「設立領事館可促進經濟合作」的說法可以解答一國是否設立領事館，下文則以中國為例，進一步探究在中國已經設立領事館的前提下，中國在外國的領事館數量與該國的經濟合作關係。

---

<sup>1</sup> 布雷所撰寫「2019 全球外交指數」摘要，授權轉載於：Bonnie Bley, "Global Diplomacy Index: China Now Has the Largest Diplomatic Network," *News Lens*, November 27, 2019, <https://international.thenewslens.com/article/128041>；關於布雷對該指數的發言，請見 Ben Westcott, "China has overtaken US as world's largest diplomatic power, think tank says," *CNN*, November 27, 2019, <https://reurl.cc/e5ANz7>。

## 一、未設領事館的國家（地區）富含投資能力

關於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一直是個學術研究的題目，從領事館數量的角度出發則不多見。在此以「外國直接投資」作為測量經濟合作的指標，除了依循既有的研究，亦可間接了解各國的信心因素。但必須先觸及研究限制，也就是中國無法設立領事館的情形，如香港、台灣與澳門。這三個情形便占「外國直接投資」的相當成分，其中又以香港的占比最高。以 2017 年外國對中國直接投資而言，總額達到 1,158 億美元，其中 945 億美元來自香港（71%），17 億美元來自台灣（1.5%）、6 億美元來自澳門（0.5%）。以圖 1 說明，2017 年 87% 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與中國設立領事館無關。因此，即使是中國未設領事館的國家（地區），其對中國的投資能力亦不容忽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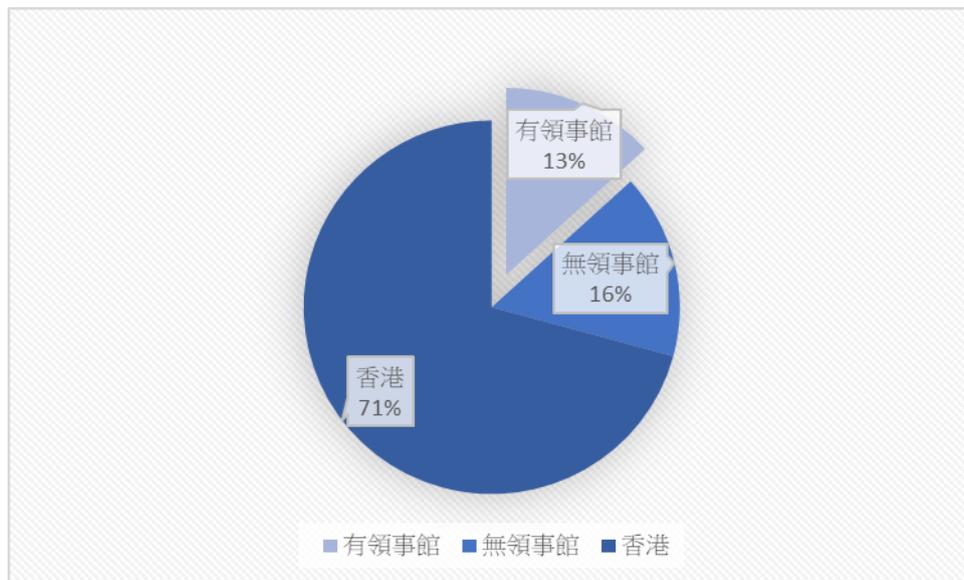


圖 1、外交關係佔外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的比例

資料來源：章榮明繪製，使用資料為「2019 全球外交指數」，<https://globaldiplomacyindex.lowyinstitute.org/2017/about.html>；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家數據，<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 二、領事館的數量與外國直接投資呈現正相關

以中國的個案而言，筆者要瞭解的是中國在外國設立的領事館數量與外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相關性，因此計算兩者的相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是合宜的方式。下表為相關係數的計算結果，顯示領事館數量與外國直接投資呈現正相關（相關係數為 0.526），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 < 0.01$ ）。<sup>2</sup>圖 2 呈現中國領事館數量與外國直接投資額的散布圖，可以看到大致上在圖的下方呈現正相關，異常值則出現在投資額 20 億美元以上。<sup>3</sup>

表、領館數與投資額的相關係數

	領館數	投資額
領館數	1	0.526**
投資額	0.526**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N=49$

資料來源：章榮明計算，依據資料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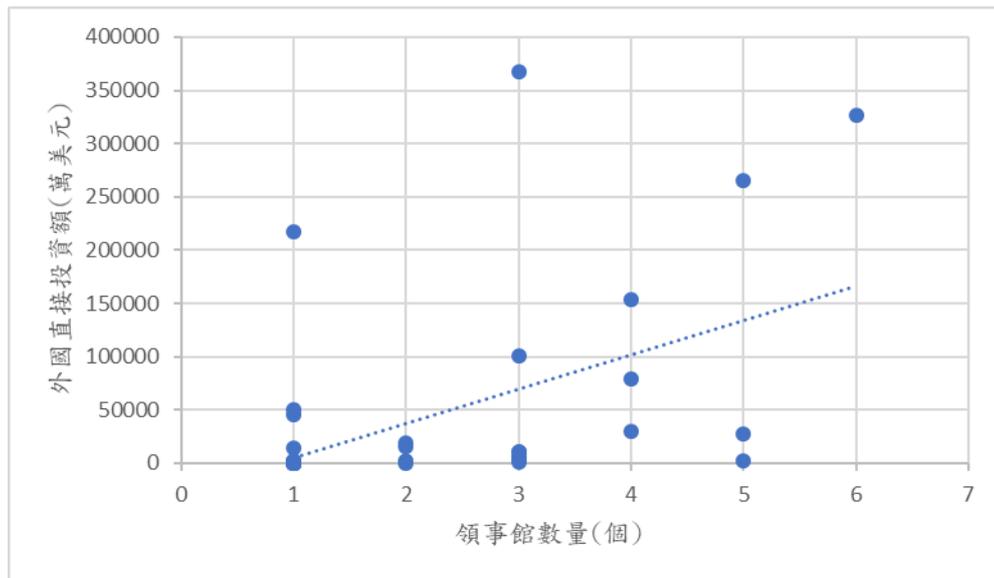


圖 2、中國領事館數量與外國直接投資額

資料來源：章榮明繪製，使用資料同圖 1。

<sup>2</sup> 「羅伊研究所」共發布三次「全球外交指數」，分別在 2016 年、2017 年與 2019 年。進行分析時，自然以 2019 年的資料最佳。但中國國家統計局公開的各國直接投資數據只涵蓋到 2017 年，因而只能以 2017 年的數據進行檢驗。必須說明的是，這樣的處理不至於造成結果失真。因為中國在 2017 年的「全球外交指數」中，271 個使領館本就高居全球第二位。此外，設立領事館對於外國直接投資的遞延效果（deferred effect），也就是外國直接投資發生在領事館設立之後的隔年獲次年，未在考慮之列。

<sup>3</sup> 在 20 億美元投資額以上的異常值，由左至右分別為荷蘭（21 億美元）、南韓（36 億美元）、美國（26 億美元）、日本（32 億美元）。

## 參、趨勢研判

### 一、中國增加領事館數量的可能性低

設立領事館需要人事與建物等各方面的成本，所能創造的價值能否高於成本，是領事館繼續維持的客觀條件。特別是領事館的設立是在已經設立大使館的前提下，等於是已負擔大使館成本之下的額外成本。因此，儘管就中國的個案而言，領事館數量與外國直接投資呈現正相關，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在外國對中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之比率過低。除非領事館能持續拉高外國直接投資的金額，如圖 1 所示，吸引「無領事館」的 13% 資金，甚至香港的 71% 資金，否則實無增加領事館的必要。

### 二、香港維持其金融地位的可能性高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自 2009 年的 886 億美元逐漸攀升至 2018 年的 1,354 億美元。期間只在 2012 年（1,117 億美元）稍微下跌，其餘各年都呈現維持水位或持續成長的走勢。復依中國商務部的數據，2019 年 1 到 10 月前十位國家/地區實際投入中國的外資總額為 1,058 億美元，其中僅香港即占 797 億美元，相當於香港占了 75% 的外國直接投資。<sup>4</sup>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自 2019 年 6 月便開始反送中的示威，警民並曾發生多次激烈衝突。在這樣的情況下，經由香港進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占比（75%）甚至超越 2017 年的 71%（如圖 1 所示）。預期未來香港仍將維持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地位。

（責任校對：曾偉峯）

---

<sup>4</sup> 關於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請見《利用外資》，中國國家統計局，<http://data.stats.gov.cn/ks.htm?cn=C01>；關於中國商務部數據，請見〈2019 年 1-10 月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快訊〉，《中國投資指南》，2019 年 11 月 21 日，<https://tinyurl.com/svnm7y6>。

# 王毅 2019 年 12 月訪韓與 近期中韓關係變化

陳蒿堯

國家安全所

## 壹、新聞重點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於 2019 年 11 月 28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外交部長王毅 12 月 4 至 5 日應韓國外交部長康京和之邀訪問韓國，4 日下午與康京和舉行會談並共進晚餐，5 日拜會韓國總統文在寅。據中國外交部公告，兩國外長就雙邊關係、韓半島局勢、國際與區域問題等深入交換意見。王毅 12 月 5 日表示，中韓關係在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引領下，雙邊關係保持良好發展，雙邊貿易額已突破 3,000 億美元，人員往來超過 1,000 萬人次。隨著中韓兩國貿易的全面深化和開放，兩國關係將更加廣闊的發展。《韓聯社》報導，王毅這次訪韓的議題可能包括：在中國舉行的中韓日領導人高峰會，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20 年訪問韓國鋪路，以及推動北韓恢復無核化談判。<sup>1</sup>

## 貳、安全意涵

中韓雙邊關係自美國 2016 年宣布在韓國部署終端高空飛彈防禦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以下簡稱薩德）轉趨惡化。王毅前次訪韓為 2015 年 10 月 31 日，陪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韓出席中韓日領導人高峰會。王毅時隔 4 年再次應韓國邀請進行訪問。在此之前，王毅已分別於 2019 年 8 月 20 日在

---

<sup>1</sup> 〈王毅同韓國外長康京和會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9 年 12 月 4 日，<https://tinyurl.com/vgt3msl>；〈韓國總統文在寅會見王毅〉，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9 年 12 月 5 日，<https://tinyurl.com/wn672d3>。〈中國外長王毅今起對韓國進行訪問〉，2019 年 12 月 4 日，《韓聯社》，<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1204000200881>。

北京舉行的第九屆中日韓外長會議與 9 月 25 日於紐約舉行之聯大會議和康京和兩度會面，並要求韓國撤除薩德部署。

### 一、中國在美中戰略對抗下藉改善中韓關係平衡美國壓力

美中貿易談判持續白熱化，可望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之際，川普於 12 月 3 日暗示與中國的貿易協定可能要等到 2020 年 11 月美國總統選舉之後才能確定，加上美國國會接連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與《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對中國施壓，令中國感到猶如芒刺在背。隨著美中在不同領域競爭擴大，美國要求韓國對華為 5G 與南海問題表態、推遲終止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以及美國釋放將可能在東亞部署中程彈道飛彈的訊息，皆令韓國感到進退兩難。據傳韓國外交部於 11 月 28 日才確認王毅的訪韓行程，顯示中國有意藉改善雙邊關係拉攏韓國以平衡美國壓力。<sup>2</sup>

中韓先在 10 月 20 日闊別 5 年重啟副部長級的「國防戰略對話」，就增設熱線溝通應處誤闖「防空識別區」交換意見。11 月 17 日，中韓國防部長進一步在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ADMM-Plus）進行場邊會談，達成增設軍事熱線，強化安全關係以穩定東北亞的共識。王毅表示訪韓的目的是「戰略溝通」，與康京和會談時更意有所指「當前世界和平穩定面臨的最大威脅，就是單邊主義破壞現今國際秩序、霸凌行徑挑戰國際關係準則；中韓是近鄰，也是朋友，更是夥伴，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形勢，（中韓）更應加強合作交往，共同維護雙方的正當權益」。<sup>3</sup>此外，王毅訪韓期間不斷強調中

<sup>2</sup>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稱，美國在駐韓美軍的軍費分攤問題上，對韓國過於嚴苛，只會將韓國進一步推向中國。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亦對此表示，一旦韓國愈來愈覺得與美國失去共同的利益訴求，將弱化韓美同盟。

<sup>3</sup> 〈王毅：當前世界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是單邊主義和霸凌行徑〉，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9 年 12 月 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z\\_673089/xghd\\_673097/t1721436.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z_673089/xghd_673097/t1721436.shtml)。

韓應在美中戰略競爭中，共同合作抗衡美國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將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對接韓國發展戰略規劃，加速中韓自貿協定談判進程，升級貿易合作，隱含拉攏韓國勿積極回應美國「印太戰略」的企圖。

## 二、韓國冀望中國打破無核化談判僵局

2019年10月1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於例行記者會回答對北韓制裁以及朝美對話的相關提問時稱，「半島和談目前正處於關鍵階段」。11月5日，朝美「斯德哥爾摩工作會談」觸礁。北韓自2019年5月迄今共計發動13次飛彈試射測試美國底線，更揚言一旦美國2019年底前未能具體回應其解除制裁的訴求，將恢復核武研發。再者，韓美恢復聯合軍演，韓國提升軍備，以及北韓屢次不滿韓國未在無核化協商過程中發揮作用，近期拆除韓國在金剛山的設施，朝韓關係急速冷卻。美國總統川普於12月3日稱「不排除對北韓動用武力」，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朴正川隔日即發表談話稱，若美國動用任何形式的武力，北韓必將迅速採取相對應措施。康京和12月4日表示，中韓兩國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韓美同盟關係為東北亞安保的核心主軸（linchpin），實現韓半島永久和平乃是國際社會的共同目標，韓半島問題仍需透過外交手段解決。<sup>4</sup>

韓國為突破當前朝美無核化談判僵局，冀望中國能發揮關鍵作用。王毅12月5日與康京和會談後表示，雙方商定基於不能容忍北韓擁核以及韓半島不能再啟戰端的共識，繼續保持緊密溝通與交流，推動朝美無核化談判取得進展。文在寅總統與王毅會面時重申韓半島無核化及和平三大原則（不容許戰爭、相互保障安全、共同

---

<sup>4</sup> Jihye Lee, "Trump Revives Threat of Force Against North Korea's 'Rocket Man'," *Bloomberg*, December 4,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2-04/trump-revives-threat-of-force-against-north-korea-s-rocket-man>; 〈康京和：韓半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生戰〉，《韓聯社》，2019年12月4日，<https://cb.yna.co.kr/gate/big5/cn.yna.co.kr/view/ACK20191204002700881>。

繁榮)，強調兩國之間的密切對話與合作將成為穩定東北亞安全的重要力量；王毅僅回應中國將繼續為和平解決朝鮮半島無核化發揮建設性作用。

## 參、趨勢研判

### 一、中國擱置薩德問題改善中韓關係

近期中國任命曾分別在南北韓大館任職，現任駐蒙古大使邢海明為新任駐韓大使。魏鳳和 11 月邀請鄭景斗於 2020 年訪中，商討修改兩國海空軍直通熱線諒解備忘錄。王毅與文在寅結束會面後，韓國 MBC 電視台評論稱，王毅訪韓釋放雙重訊息：一是希望加強與韓國的合作；二是向韓國釋出善意。韓國青瓦台與外交部會後公布王毅訪韓的新聞稿中皆未提及薩德問題，積極營造中韓關係已「雨過天晴」。據《韓聯社》引述外交部官員透露，康京和強調兩國關係發展的成果值得肯定，後續應利用現有的副部長級對話機制，強化溝通改進兩國關係的未盡事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12 月 5 日針對王毅訪韓成果表示，「兩國將根據共同認識，繼續妥善處理薩德等影響中韓關係健康發展的問題，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正當關切」。由此觀之，雙方因薩德問題導致的歧見受到擱置，中國對於薩德問題保持關切但可理解韓國的立場，將持續推動兩國關係友好發展。

### 二、習近平 2020 年內訪韓仍有待觀察

本次王毅訪韓期間，韓國提出有意以 12 月 23 至 25 日在中國成都舉行的中韓日領導人高峰會與李克強會面為契機，推動繼文在寅於 2017 年 12 月訪問中國後，邀請習近平 2020 年上半年回訪韓國，中國迄今未正面回應。<sup>5</sup> 習近平已同意 2020 年春天應邀赴日本進行國是訪問，將大幅壓縮韓中「文習會」的空間。再者，文在寅對薩德

---

<sup>5</sup> 〈文在寅接見中國外長王毅〉，《韓聯社》，2019 年 12 月 5 日，<https://cb.yna.co.kr/gate/big5/cn.yna.co.kr/view/ACK20191205004000881?section=politics/index>；〈2019 年 11 月 28 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9 年 11 月 28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719929.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719929.shtml)。

問題的立場，由競選時的反對，到選後提出應符合正當環評程序，以及提出「三不」承諾（不追加部署薩德系統、不加入美國飛彈防禦系統、不組成美日韓軍事同盟），皆未能化解中方的疑慮。韓國 2020 年 4 月將舉行國會選舉，文在寅政府的外交作為，將受到在野黨的強烈質疑與挑戰。美國自不樂見中韓關係改善，已多次要求韓國須對華為與南海問題表明立場。倘中國後續未對北韓問題發揮影響力，北韓又不斷發動挑釁對美韓施壓，且不排除 2020 上半年金正恩有機會再訪中國，都將大幅提高文在寅邀請習近平回訪的難度。

（責任校對：陳鴻鈞）



# 南韓軍用航空產業的出口策略

蔡榮峰

國防產業所

## 壹、新聞重點

「2019 南韓-東協特別高峰會」11 月 25-26 日於釜山舉行。11 月 25 日南韓國防部特別安排了馬來西亞與汶萊元首參訪南韓軍用航空工業，希望進一步開拓東協市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前往慶尚南道泗川市的韓國航太工業公司（Korea Aerospace Industries，以下稱 KAI 公司）總部，觀摩南韓第一架國產 FA-50 戰鷹超音速教練機、T-50 金鷹教練機、KUH-1 雄鷹雙引擎運輸多用途直升機，與 KT-1 雄飛基礎教練機。KAI 公司表示高峰會期間也已向越南與汶萊代表團展示這些機款。汶萊蘇丹哈山納（Hassanal Bolkiah）則訪問了釜山第五空中機動飛行團，並試乘 FA-50 戰鬥機。11 月 26 日南韓則分別與菲律賓和新加坡簽署國防產業合作協議。<sup>1</sup>

## 貳、安全意涵

### 一、東協成為南韓軍用航空出口跳板

馬來西亞皇家空軍（Royal Malaysian Air Force, RMAF）為了即將退役的「鷹式」教練機（BAE Systems Hawk）、米格-29（MiG-29）與 MB339 教練機（Aermacchi MB339），11 月 14 日宣布將採購 36 架輕型戰鬥機／戰鬥機導入教練機（LCA/FLIT），並可能額外彈

---

<sup>1</sup> 南韓國防部防衛事業廳廳長王淨弘（Wang Jung-hong）和菲律賓國防部長羅倫沙納（Delfin Lorenzana）在釜山簽署《南韓和菲律賓關於採購特定軍工物資的執行協議》修訂案。防衛事業廳與新加坡國防部則簽署了《關於交換生化武器資訊的協議》。見〈南韓與菲新簽署軍工合作協議〉，《韓聯社》，2019 年 11 月 26 日，<https://tinyurl.com/vkr6hhw>；Jung Da-min, “Defense Ministry sees ASEAN as ‘next growth engine’,” *Korea Times*, November 26, 2019, <https://tinyurl.com/raycyjg>。

性增購 26 架，預計 2020 年第一季將公布得標廠商。馬國希望新載台不僅能承擔教練機任務，也能具備作戰能力。南韓希望國產軍機輸出東協的經驗，能讓其 KT-1 教練機從競爭者中脫穎而出。<sup>2</sup>

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統計，2014-2018 年南韓武器出口已位居世界第 11 名，占全球總量的 1.8%，較 2009-2013 年增長 94%，增幅遠遠超過前面 10 國。同一時期，東協的越南、印尼、新加坡、泰國與緬甸則為全球前 40 大武器進口國，進口額達全球 7.7%。

KAI 公司的軍用航空出口不僅推升南韓成為 2014-2018 年泰國最大軍火供應國（20%），藉由 KT-1 教練機 2013 年出口印尼作為跳板帶動輸出，南韓也成為秘魯第一（34%）、伊拉克第三（8%）的武器來源國。<sup>3</sup>

表 1、南韓國機國造及出口統計

型號	服役年	外銷國家	生產架次
KF-16	1994	-	140
KT-1	2000	印尼(20)、塞內加爾(4)、土耳其(40)、秘魯(17)	186+ (自用 105)
T-50 FA-50	2002 2013	印尼(16)、泰國(12)、菲律賓(12)、伊拉克(24)	218+ (自用 102)
KUH-1	2013	-	73+
KT-100	2016	-	20

資料來源：蔡榮峰整理自公開資訊。

## 二、南韓軍機出口結構性弱點仍有待克服

航空工業為人力資本與金融資本集中之產業，有賴供需穩定才

<sup>2</sup> 目前馬國納入考慮的採購機型共有 8 款，除了南韓 KAI 公司的 FA-50 以外，還有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industan Aeronautics Ltd, HAL）的「光輝」（Tejas）、義大利李奧納多（Leonardo）的 M-346、捷克佛德賀迪公司（Aero Vodochody）的 L-39NG、中國成都飛機工業集團（成飛）的 L-15A/B、成飛與巴基斯坦航空工業集團共同開發的「梟龍」JF-17、瑞典 Saab 的「獅鷲」（Gripen）、俄羅斯雅克列夫（Yakovlev）設計局的 Yak-130。見 Gareth Jennings, “Malaysia to formally launch LCA/FLIT procurement shortly,” *Jane's 360*, November 18, 2019, <https://www.janes.com/article/92621/malaysia-to-formally-launch-lca-flit-procurement-shortly>。

<sup>3</sup> Pieter D. Wezeman, Aude Fleurant, Alexandra Kuimova, Nan Tian and Siemon T.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8,” SIPRI, March 2019, <https://tinyurl.com/whemxyw>; Aude Fleurant, Alexandra Kuimova, Nan Tian, Pieter D. Wezeman & Siemon T. Wezeman, “The SIPRI Top 100 Arms-Producing and Military Services, 2017,” SIPRI, December 2018, <https://tinyurl.com/tqfbd9f>。

能攤銷製造成本。雖然南韓教練機在過去 10 年為其國防產業出口奠定基礎，然而投資過於集中載台開發，產銷容易受到國際競爭激烈而產生波動，難以分散風險。事實上，若以單年度出口來看，近 3 年南韓軍機出口並不順利；2017 年 KAI 年度出口銳減 10 億美元，衰退幅度達 53%，2018 年出口美國、菲律賓接連受挫，2019 年則傳出與印尼聯合開發的下一代戰機 KF-X 都受到影響。

先是 2018 年 7 月 17 日一架 KUH-1 雄鷹直升機於釜山發生螺旋槳與機身脫離的意外事故，造成機上乘員 5 死 1 傷，使得原本考慮進口的菲律賓最後選擇了美國塞考斯基飛機公司（Sikorsky Aircraft）的 UH-60 黑鷹直升機。2018 年底 T-50 在競標美軍汰換 350 架 T-38 的「T-X 採購案」（T-X program）當中失利，未能獲得總值 160 億美元的鉅額訂單。

南韓 2016 年與印尼簽署聯合開發的 74 億美元 4.5 代雙引擎戰機 KF-X，2019 年初也傳出可能出現資金缺口。本來研發費用由南韓政府支付 60%、KAI 公司分攤 20%，印尼政府承擔 20%以換取量產後 48 架該型戰機。南韓國防部防衛事業廳（Defense Acquisition Program Administration, DAPA）指出，印尼實際上只付了 13%，而且還要求重新談判，希望增加技術轉移內容。後續發展是否會影響研發進度，值得觀察。

## 參、趨勢研判

### 一、南韓從制度面強化國防產業體質

近年的出口失利顯示國際買家對於南韓的研發實力固然肯定，但對於其品質管理制度卻信心不足，KUH-1 雄鷹直升機事故即為一例。該機型是 KAI 公司與當時的歐洲直升機公司（以下稱 Eurocopter）、也就是現在的空中巴士直升機公司（Airbus Helicopter）聯合開發，主要是在 AS332 超級美洲豹直升機的基礎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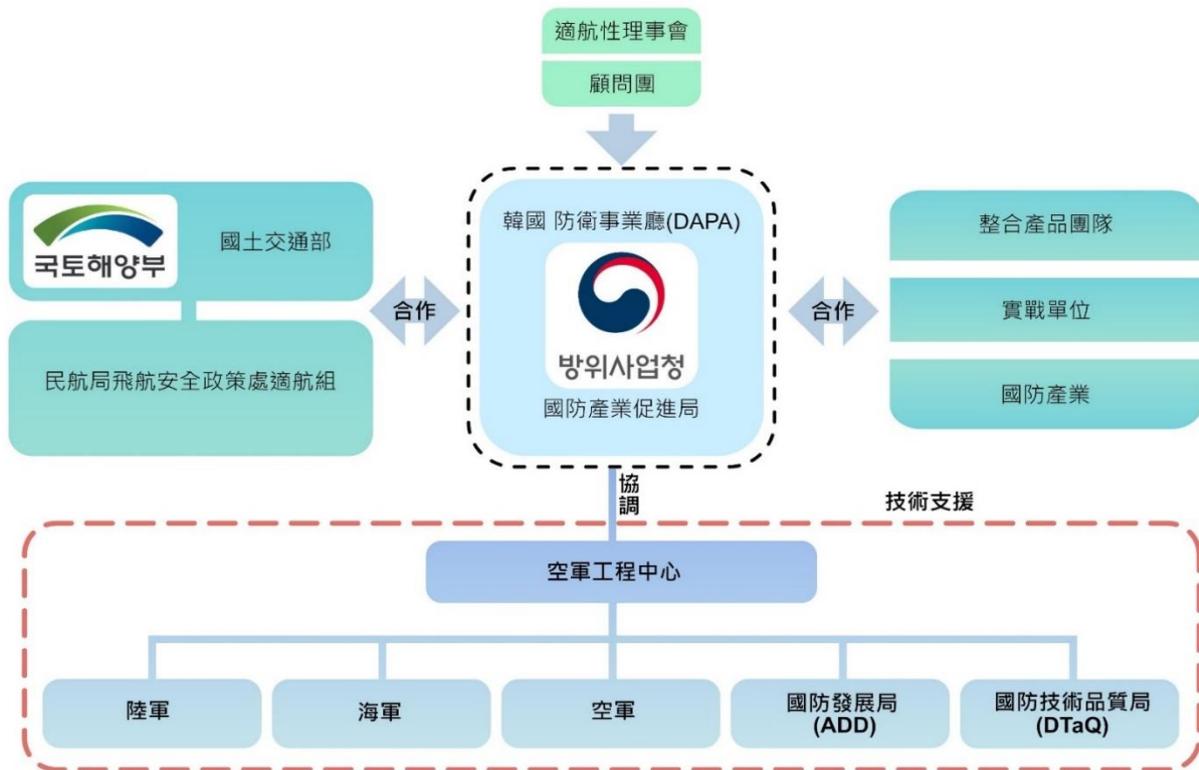
良，不過技術轉移的部分限於機體建造，傳動裝置的關鍵技術仍然由 Eurocopter 掌握。

雖然事故報告指出 Eurocopter 供應的旋翼組套件可能有瑕疵，但這同時也反映出南韓國防部適航標準檢驗能力尚不完備。從近年南韓國防部在法規與組織所做的努力看來，如何強化軍用航空的檢驗能力，將是其國防產業的發展重點。

表 2、南韓軍用航空安全規範法體系

法 位 階	制度類型	法 規 名 稱	發 布 時 間
法律	法律	《關於軍用航空器飛行安全認證的法律、法令、規定》	2009/8/1
規則 (防衛事業廳)	標準	《軍用航空器標準適航認證基準》	2015/11/13
規則 (防衛事業廳)	組織	《關於軍用航空器飛行安全認證的規章制度》第六版	2016/8/2
規則 (防衛事業廳)	涉外 程序	(同上) 第 62 條第 2 項-外國軍用適航機構之承認	2016/8/2

資料來源：蔡榮峰整理自公開資訊。



圖、南韓軍用航空安全規範管理體系

資料來源：蔡榮峰整理自公開資訊並重新繪製。

## 二、南韓以接軌美軍規格增加國防產業競爭力

為了強化飛航驗證能力，南韓採取的策略是與國際主要標準接軌。南韓國防部防衛事業廳根據美國國防部 2014 年公布的第三版《適航認證標準手冊》(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Criteria)<sup>4</sup>，制定了南韓第一份《軍用航空器標準適航認證基準》，並於 2015 年 11 月公布。2016 年 9 月南韓防衛事業廳與美國國家適航委員會 (National Airworthiness Council) 簽訂軍用適航認證相互承認協定，即兩國認為彼此的軍用航空安全標準水準達到一定程度的相容性，因此願意相互承認驗證標準。這雖然能夠增加對美出口的成功率，但並不表示美軍將兩國標準等同視之，只能說相容性達到可以互通的門檻。不過即使如此，韓美相互承認協定的簽署也有助於南韓拓展發展中國家市場。2019 年南韓向印尼提出類似的雙邊標準承認，希望進一步將「南韓規格」擴散至東協市場。

這背後或許也需要美商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實現。2015 年韓國國防部以 25 億美元委任洛馬公司 (Lockheed Martin) 以及諾斯洛普格魯曼公司 (Northrop Grumman) 作為承包商，負責升級 134 架 KF-16C/D 戰鬥機。洛馬公司曾在長達 3 年的競標過程中一度敗給貝宜 (BAE System)。值得一提的是，最終落敗的貝宜提出的要求是在 15 億美元的升級計畫上追加 7 億美元，原來的總價其實低於洛馬。

## 三、南韓或透過西班牙進入歐洲與拉美軍機市場

南韓對美國採取的策略成功後，將目標投向歐盟的軍用航空安全標準。南韓是歐洲「軍用適航機構論壇」(Military Airworthiness Authorities Forum, MAWA Forum) 唯二的亞洲國家 (另一個為新加坡)。西班牙國防部自 2016 年韓美簽訂協議後，就對與南韓合作表達高度的興趣，而且 2019 年還表示希望能以最多 6 架空中巴士

---

<sup>4</sup>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ndbook—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Criteria (MIL-HDBK-516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12, 2014, <https://tinyurl.com/rsl6wr9>.

(Airbus) 的 A400M 運輸機交換 30 架 KT-1 基礎教練機和 20 架 T-50 金鷹教練機，「以物易物」的規模達到 18 億美元。<sup>5</sup> 南韓這麼做的用意除了能夠協助 KAI 公司度過低潮並維持一定的產能，更重要的是有可能透過歐盟各國首次以共同規格合作生產的 A400M，來推進與隸屬於西班牙國防部的「國家航太科技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Aerospace Technology, INTA) 簽訂雙邊承認，不但能作為進入歐洲市場的跳板，甚至能打開採用 INTA 標準的拉丁美洲市場大門。

根據商務調查公司 GlobalData 最新發布的《全球軍用定翼機市場 2019-2029》(The Global Military Fixed-Wing Aircraft Market 2019-2029) 報告，未來 10 年全球國防教練機市場規模上看 219 億美元。若南韓能夠成為全球少數能接軌歐美兩種規格的國家，將有利其嵌入國際教練機國防產業鏈，進一步往全球國防供應鏈更上游移動。

(責任校對：洪瑞閔)

---

<sup>5</sup> Jon Grevatt, "South Korea confirms potential aircraft swap deal with Spain," *Jane's 360*, February 20, 2019, <https://tinyurl.com/y4p6adof>.

發行人 / 霍守業

總編輯 / 林正義

主任編輯 / 王尊彥

執行主編 / 劉蕭翔、李俊毅、劉姝廷、曾玫方